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六

無逸

集傳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

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
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
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
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
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張氏栻曰
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盖敬則不
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歴年之延否享國之

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吕氏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彭氏勗曰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繼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乎此後王之夭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紂為戒末言三宗文王有廸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人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兹結之得無意邪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集傳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

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集説薛氏季宣曰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故君子以敬作所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久則遠禍敗何從而生乎○吕氏祖謙曰凡人乍勤乍惰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王氏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勵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為敬戒惕勵之窟也置此身於天理之中動静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於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於無逸也乃恒其所者也是曰所其無逸

附録孔氏安國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〇林氏之竒曰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〇朱子語類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先生扣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兄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脱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强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〇陳氏櫟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真氏乙記不取呂蔡說大學行義則又全采呂說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集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

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集說林氏之竒曰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為謀則

是有心於逸將為民害矣惟以稼穡艱難為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翱曰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曰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也博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呂氏祖謙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

處人上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陳氏經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為逸不當以逸為逸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茅氏坤曰大抵人君所處本是安逸要之天下民生恃以為安故不得自逸知小人之依斯人君所以安民者也所以自安之道也天命永於多享人心免於怨咨其君之安逸何如哉此周公以無逸戒之即召公戒疾敬厥德之意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集傳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

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集說蘇氏軾曰農夫之子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王乎○呂氏祖謙曰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

近事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自以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集傳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金氏履祥曰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

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纂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毁故稱中宗○林氏之奇曰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慕矣○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太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祗懼所謂畏小民也○吕氏祖謙曰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内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

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而不敢荒怠宴安中宗之敬則然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集傳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顧氏錫疇曰化行俗美曰嘉四方安業曰靖 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呂氏祖謙曰三年不出一語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王氏樵曰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於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孫氏繼有曰言乃雍者謂其命令政教皆為國為民之至計不乖於理故謂之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集傳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

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
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
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
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
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
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
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
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氏師凱曰西山真氏曰祖甲為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為次得之新安陳氏曰祖甲為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三及字皆不足援以為辨䝉真氏陳氏皆不取蔡氏說今且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厠於其間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援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言生則逸罔或壽邪既云不論世次則不可言自時厥後矣以兩自時厥後詳之則蔡氏所考不可破而諸說

皆非是○王氏樵曰考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踰此雖無他證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沖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為小人則知其即位之晚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陸氏鍵曰人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恩無處不到無念不徹使民實被我澤方能保惠不侮亦保惠中事○孫氏繼有曰周公之意非以天子必居民間而後知小人之依高宗祖甲事實如此故據實而言耳

附録孔氏安國曰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在桐三年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氏穎達曰諸書皆言太甲

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林氏之奇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太甲者太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太甲次太戊次武丁今乃以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蘇氏曰此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而鄭康成乃以祖甲為武丁子帝甲案殷本紀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殷之君既有祖甲而又其世次在於武丁之後則其說似為勝然帝甲既以淫亂而殷道衰則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康成之說以謂帝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於人間故曰久為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見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為信而以司馬史記為誣且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其文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

也夫周公既以享國之長短為先後而列序其事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為淫亂之主不為無據豈可謂之誣哉

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然自孔安國以祖甲為湯孫太甲後儒多從其說二甲之得相混者以其享國皆三十三年故也太甲何以敘在中宗高宗後注疏謂以立年多少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似亦可通第不知太甲之又稱祖甲何自而昉孔安國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也蔡傳所據者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鄭康成謂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而逃之民間故以是為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舊為小人與高宗之爰暨小人適相

類皆是習勞民間之意耳若注疏所據惟以國語祖甲亂之二語而史遷殷本紀亦有祖甲淫亂之言不應與二宗齊舉也既以祖甲為太甲不得不以舊為小人謂為小人之行及處桐悔過而後起而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也要之世代久遠傳疑不一今錄諸儒之說以備考訂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集傳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古人臣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蓋洪範五福以壽為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報上之詩也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王蓋欲其享國長久與天地相為無窮其愛成王之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吕氏祖謙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

夫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於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為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奚為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馬氏森曰周公既以無逸致壽者為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為之戒使知無逸之必可法而逸樂之必不可縱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集傳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

源流之深長也孔氏安國曰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集說胡氏寅曰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為之不由乎人也○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集傳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集說孔氏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孔氏頴達曰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内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顧氏錫疇曰即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即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産安

民養民皆厎於成故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集傳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

一食之頃有不遑暇孔氏穎達曰遑亦暇也重言之古人自有複語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集說朱子語類問徽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

則非由中出柔易於暗弱嶶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藴藏之意○王氏樵曰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嶶柔懿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其曲盡也○劉氏應秋曰言有盛德以恤民而又勤政以和民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集傳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

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伯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陳氏師凱曰唐食貨志云憲宗時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地之生財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費則必有不繼者而橫賦暴

歛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敢盤于遊田也○呂氏祖謙曰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田之簡可知其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此章論文王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横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金氏履祥曰省耕省歛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集傳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逸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為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驕驕入於亂亡矣故周公戒之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斂之源也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

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集傳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寛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

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

集說胡氏寅曰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為今日之樂後日不為也今日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為得乎若曰姑為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巳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林氏之奇曰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日之害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苟有息焉則一日之耽樂而終身之禍其在是矣○呂氏祖謙曰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爾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或至於終身不返故周公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為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真氏德秀曰紂之惡無所

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沉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薛氏瑄曰人君天下之表儀一日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即應於下是其為訓於民非言語之訓乃以身訓之訓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集傳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

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集說 程子曰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呂氏祖謙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盖相表裏也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金氏履祥曰訓告教誨義同而復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傅傅之德義者歟○孫氏繼有曰上詳告以無逸之道此又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資於臣者言之古

人指三宗文王言猶者言其德業已盛宜無頼於臣之助矣然其時君有慎終如始之心常不廢採擇臣亦有憂盛危明之意常不憚箴規猶相與訓告之訓告不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不已而又教誨之只是惓惓無已之意胥者交修之意非一人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集傳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

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孔氏穎達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林

氏之奇曰違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敢不從獨其心相違而怨憾也詛祝者昭二十七年左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為之也否者言民之不違怨則詛祝不詛祝則違怨也○真氏德秀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恐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為民而言○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祝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集傳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詈之者

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集説王氏樵曰迪哲者言四君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盖為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此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即廸哲也篇中歷敘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即廸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下意鮮廸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孫氏繼有曰此於知依之中又抽出一廸字來必廸而後謂之能知也世主於小人之依非無知之者但心雖知之而身不能蹈之容有逸豫病民而不及覺者惟三宗文王經畫區處必使民之各得其依而後已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

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集傳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

皇自敬德孔氏穎達曰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反諸其身不尤

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

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

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

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

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集說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忍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也〇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〇王氏樵曰四君廸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直不失其所依乃是直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来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盖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於一旦聞人有怨詈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知之實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

集傳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誆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寛大其心以誆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

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集說范氏祖禹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人

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夏氏僎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陳氏櫟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寛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集傳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

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集說 呂氏祖謙曰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總論 董氏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焉○呂氏柟曰無逸惡乎久曰一以存性二以養情三以遠害四以廣

思五以立命六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為不久於太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太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田功其本也盖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徽柔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徽柔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人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為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叢于厥身專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詈且樂受而況人臣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時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含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集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録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蘓氏

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矣

集說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朱子曰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亦儘未在看来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

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不悦盖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吕氏祖謙曰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詳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之使去則有之挽之使留盖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㡌然改矣召公猶守欲

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惟不苟於随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考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来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王氏樵曰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固因言天眷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賢效忠宣力之人充布内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為相者可謂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功成身退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

集傳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集說林氏之竒曰尊之為君正如棄謂之后稷曰后曰君一也○薛氏季宣曰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集傳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已者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

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陳氏經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諭留之○胡氏士行曰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陳氏櫟曰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脉畧同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集傳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

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絶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集說 林氏之竒曰君已曰時我指召誥所陳之言召誥言敬德則祈天永命不敬德則早墜厥命命之修短不在天而在人故周公告召公。多援召誥之言而為之反覆辯明曉人者當如是也○朱子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説上天與民之意○顧氏錫疇曰帝命是今日眷我者即厥基之休意天威是他日離我者即終出不祥意○王氏綱振曰

敬本人之明德文武敬天敬民克恭上下故為前人恭明德然文以此受命武以此集命著見昭聞焜燿後嗣故又為前人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集傳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嗣前人之明德

集說呂氏祖謙曰不易葢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

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王氏樵曰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耇尊賢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集傳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

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馮氏夢禎曰開導其君敬天敬民使前光不遺佚而益焜燿則光在前人者今在沖子矣故曰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集傳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

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集説呂氏祖謙曰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為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馬氏森曰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周之天命文實始受之也武王繼之以德而天不貳適有以集大統而凝之於命則保文王之命者在延武王之德也故曰惟寧王德延使天不容釋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集傳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孔氏穎達曰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太戊太甲之孫孔氏穎達曰太戊沃丁弟之子是為太甲孫也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

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猒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随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藴猶有愧於二臣也巳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蘓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

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於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王氏安石曰不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廸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固已大過人矣此甘盤之力也○陳氏經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吴氏澄曰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保衡以

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葢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陳氏雅言曰周公叙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雖其君臣有聖賢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皆為一代之名臣召公於此上比伊尹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扈巫咸而有餘下比巫賢甘盤而逺過之今而求去則殷民反側之未安成王守成之無助寧不愧於商之諸臣者乎此周公所以勉留之之意也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公而發非為人物評論然其立言之意抑揚高下自是如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集傳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徳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集說葉氏夢得曰以其祭上帝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祖謙曰配天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久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王氏樵曰案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袁氏宗道曰陟配天以有道之主配祀于天也多歷年所傳世十九歷年六百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集傳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内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大臣者小臣之倡率也大臣輔政之久以保乂有殷故此諸臣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皆能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則莫不信之若卜筮焉此治道之大成也○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為而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當時在內在外者皆賢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一人有所命令於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維時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公意政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體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為懼而果於求退也○茅氏坤曰大臣輔君之烈有以享天之心

而疑其眷命則天亦感通罔間而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佑命純則貞元之會人文之朗天地不閉賢人不隱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商於是乎實矣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集傳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陳氏師凱曰貫通天地人之理也　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

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
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
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為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矣○孫氏繼有曰大臣與國一體不以一已為壽而以社稷靈長為壽自古天壽人國使之年所多歷者非私壽之由其國有平格之臣耳平者衡也大臣持心如衡不與以私是能格天故曰平格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集傳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寧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集說夏氏僎曰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天復命武王○吕氏祖謙曰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王氏樵曰此言申勸寧王之德則前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矣申者繼前之辭也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集傳虢叔文王弟孔氏穎達曰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虢國名叔字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有三虢北虢在大陽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有大陽故城東虢在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虢在雍州韋昭云西虢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陜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爕和我所有諸夏者孔氏穎達曰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集說董氏其昌曰歷叙五臣亦有意見五臣同心不以有一人在位而其餘遂求去也○鄒氏祯期

曰修者承叙式化理而不乖俱主德教說而養在其中曰尚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於臣也

又曰無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集傳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人者不能為文王往来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集說林氏之竒曰此五人蓋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德雖本於文王而其博施於民則以五

臣之力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集傳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

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廸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陳氏櫟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陳氏雅言曰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哉言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修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被於時而其極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雖文王之德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

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商之六臣為念獨不以周之五臣為意乎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冐丕單稱德

集傳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禄其後王氏樵曰後者前承文王之辭也曁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冐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冐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

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烈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集說陳氏櫟曰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杜氏偉曰上言資四臣以得天下下言資四臣以化天下廸有祿謂啓廸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厥敵未盡除則天下猶有梗化者在教化何以得大行卲昭武王與上昭文王一般惟冒雖說武王之德覆冒天下却要本四臣能使

他如此丕單稱德者沭其覆冒之德而稱頌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集傳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

汝罔勖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陳氏師凱曰卷阿召公所作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故周公云爾也

集說張子曰耇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林氏之奇曰功成名遂奉身而去其為一身進退之節固當明白然國家安危長短之原實自此而分尤所當念自此而下皆周公言其當留之義也○呂氏祖謙曰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

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為周公也○李氏犢曰案淮夷之滅西奄之踐東夷之伐肅慎之來俱召公既留巳後事若召求去誰與共濟也哉

附録孔氏穎達曰我與汝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王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余氏芑舒曰收罔勖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亦通

案誕無我責之上蔡傳疑有缺文據孔疏體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而巳收罔勖不及蔡傳以為未詳若曲通其義則余氏引呂祖謙之説亦可以備一解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集傳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陳氏師凱曰患失即論語所謂鄙夫乾沒出前漢張湯傳云始為小

吏乾沒服虔云射成敗也如淳云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陳氏師凱曰詩云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周公東征之時也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寛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

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後人指成王也下言前人謂武王則後人之為成王必矣○呂氏祖謙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陳氏經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恭明德不至於過佚前人光也○陳氏櫟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集傳偶配也黄氏度曰元首股肱相配而成體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

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集說林氏之奇曰昔武王命二公言汝之明勉以配王在於誠信以乘此天之大命惟念文王之德以輔其君則可以大承其無窮之憂君臣相與儆戒以保天命也意謂武王之所以命吾二人者如此則我家無窮之憂正吾二人所當任其責其可以舍而去乎乘大命者王氏曰乘者以乘車而喻為彼所載

而行是也○金氏履祥曰此述武王顧託之命○作汝民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凖故當時凡言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王氏充耘曰天子以身建極於上而謂三公為民極者何蓋論道經邦三公之責是亦所以為民極也偶王者上而天子次即三公相與共治天下蓋三公所以副貳天子如偶耕相似在亶乘茲大命如亶聰明之亶言的實如此夫天之大命無人焉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偶王以乘此大命者公之責也夫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大命纘文王之德以承無窮之憂則責任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集傳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集說真氏德秀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陳氏櫟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已視之也○朱氏宗道曰殷喪大否即天威之在殷也天威在殷由無平格之臣也使不監於殷而去之則天威昔在殷而今將在周矣可不念此而留乎殷喪從有殷嗣天滅威來天威從弗永遠念天威來此節又舉天威之可懼者留之也○王氏綱振曰周公監殷喪大否留公以共濟此周公之允也

名公能肆念天威留與周公共濟此召公之敬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集傳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

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遁陳氏師凱曰肥遯遯卦上九爻辭也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飄然遠逝無所繫滯之為善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集說蘇氏軾曰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為憂也○周公言汝以滿溢為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王氏安石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朱子曰襄我

二人周公自謂已與召公○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名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譏也○王氏樵曰文王時則有五人武王時則有四人弗憂於弗戡也今惟我二人而已其何以戡夫滋至之休乎滋至則盈盈則難持召公所以有盈滿之懼然知懼在於自强非可以退求自免也故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勉其益修德以自盡益求賢以自輔爾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集傳周公復嘆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

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集說 蘇氏軾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也○陳氏櫟曰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

信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末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所覆日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之惟不倦可以成終名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吳氏之言可謂深達周公之心而善達人情之論者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集傳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邪予

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集說夏氏僎曰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顧氏錫疇曰予不惠正應告汝朕允句閔天越民者國有老成則天眷不移民心永保不然則胥可憂耳予惟憂之深故不覺言之切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集傳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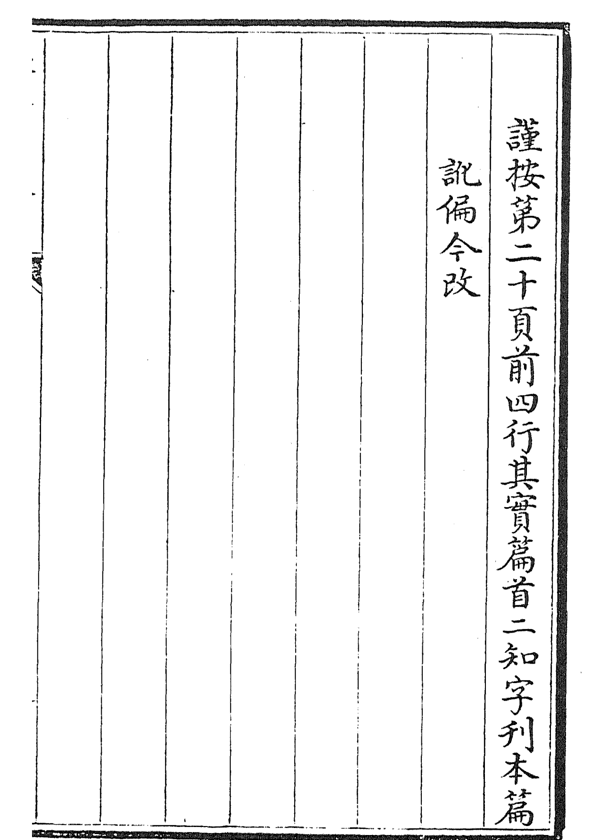
集說呂氏祖謙曰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

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冊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其領受之意固見矣

總論 林氏之奇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王氏栢曰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他辭○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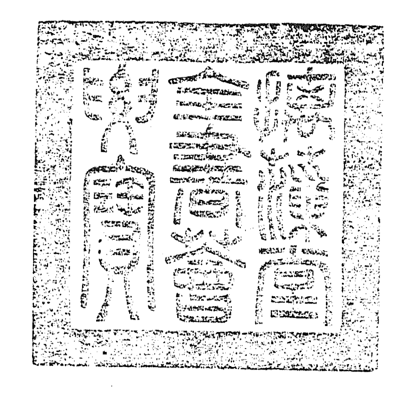
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皤然而留哉
○郝氏敬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天行之健不息之誠以天地民物為心未嘗遲回於衰耄之年也吾當為之事與夫不可辭之責一息不容少懈吾夫子思夢見周公孟子謂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君奭始信其然矣

欽定書經傳説彚纂卷十六



謹按第二十頁前四行其實篇首二知字刋本篇

譌偏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胡先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七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十七

蔡仲之命

集傳蔡國名地理今釋蔡國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縣西南十里有故蔡城杜預云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也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集說孔氏穎達曰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呂氏祖謙曰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子曰望之者也叔既沒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於叔者施之於仲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集傳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

中國之外地名藕氏曰郭號也黄氏度曰逸書作號古通用周禮

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杜氏預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陳氏師凱曰今河南鄭州管城縣左傳閔二年晉滅霍杜預云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今山西平陽路霍山也地理今釋霍國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州西南十六里有霍城地理通釋云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秉商人之不靖謂可惑

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揺之是豈周公一身之

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

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孔氏頴達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氏頴達曰若今除名為民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三年之後方齒録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内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陳氏師凱曰孟仲二卿猶言上下二卿皆

命於其君周公以仲為己卿士則是自命之卿也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為

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孔氏穎達曰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蘇氏軾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林氏之奇曰周公之賞罰未嘗容心於其閒蔡叔之罪不可赦也則遷之於遠不以其弟之故而私之蔡仲之賢不可棄也則薦之於王不以蔡叔之故

而惡之此其所以為周公也○張氏震曰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竝行而不悖也○薛氏季宣曰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囚霍叔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為卿士仁人之於兄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朱子語類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曰是但他豈得已為此哉周公當初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去監他為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罪較輕所

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呂氏祖謙曰管叔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魏氏了翁曰左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已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為已卿士眞與天地同其大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集傳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

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集說薛氏季宣曰率德改行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集傳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

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

率德改行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忠孝一道也臣子一心也未有忠其社稷以保其人民為孝而不孝孝而不忠者諸侯以富貴不離其身保其愆尤則惟在於此二者也○黄氏度曰已封其子而不為其父諱何也昭明王法以訓天下雖蔡仲亦當體國何諱乎○吕氏祖謙曰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盍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源也○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

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眞氏德秀曰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王氏樵曰末二句有因其已然而堅其將来之意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懐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集傳此章與伊尹申誥大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

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集說孔氏安國曰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林氏之竒曰李博士曰治以善而致善雖不一塗在所可欲焉皆足以致治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善之不可為也亂以惡而致惡雖不一塗在所可惡焉皆足以致亂何必同哉此戒仲以無一惡之不可去也此說盡之矣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集傳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吕氏祖謙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

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其終則終必困窮雖葸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王氏樵曰此與仲虺之誥篇末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於思其終蓋未有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於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慎終於始終以困窮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集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勉其所當為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模可概見矣○陳氏雅言曰此成王命蔡仲為諸侯傳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所謂盡一以告之亦以見侯職之所當盡者不一而足也○馬氏森曰懋績勤以立功也睦鄰和於異姓也蕃王室忠以事上也和兄弟親於同姓也康濟小民惠以撫下也○焦氏竑曰懋績中有舉賢能明政刑之事睦鄰中有事大恤小之事蕃王室中有衛內捍外之事和兄弟中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之事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

集傳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

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王氏樵曰

聰明天德也作聰明則私智爾

集說林氏之奇曰率自中與率性之謂道之率同耳之德為聰而聰則用之以聽目之德為明而明則用之以視是聰明在已而視聽用以應物也不以已之聰明而亂舊章則其處已也審不以人之側言而改厥度則其應物也明○呂氏祖謙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㾜尤讒說姦言每乘其怱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為其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蔡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

公老成深慮故戒如此○陳氏經曰舊章則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繼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奇故有此戒○陳氏大猷曰內不變於己之私智外不惑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王氏樵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在吾身則謂之度在先王修之於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不忘則無不中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集傳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仲豈荒棄王命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衰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于心也

總論王氏柏曰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為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仲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〇董氏鼎曰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温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為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説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多方

集傳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孔氏穎達曰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二者為一時之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

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徳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徳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徳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

然史記高祖紀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瓴盛水瓶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薛氏季宣曰商人化於紂之威虐已深周公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讋以威而勤於教懷柔其德性益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迨致刑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朱

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當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吕氏祖謙曰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為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

集傳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吕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宫于宗周是時鎬已

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集說孔氏穎達曰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陳氏櫟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来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乃奄之第

三番叛王驟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算之則次年正月朔已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葢一年有三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集傳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

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集說 葉氏夢得曰四國叛則多方為之繹騷四國定則多方因之休息則多方之裕在四國也○金氏履祥曰四國者三監武庚庚國內臣民多方者若淮夷徐戎奄新服之國變置之君與凡東諸侯嘗顧望兩端或嘗動于亂者殷侯武庚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集傳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 顧氏錫疇曰不盡人事妄希天命 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

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安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孽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杜氏偉曰上示之以恩而發其良心此惕之以禍而破其邪心下文言桀以圖命而亡則紂之亡可知湯以受命而興則周之興可知矣皆本此節來○俞氏鯤曰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乃自貽之慼非天降之災上句是干

其所不可干下句是不能保其所當保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攸聞

集傳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廸啓廸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廸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恵廸而不

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王氏樵曰諸篇例先言夏先后而後言桀而此章便言桀故疑有闕文

集說王氏安石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吳氏澄曰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王氏樵曰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啟之雖至愚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是矣豈待圖度於杳冥蘄幸於非分哉奈

何桀紂不知出此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則自絶于天矣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集傳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絶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

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内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
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寛裕其民亦惟夏邑之
民貪叨忿懫者鄭氏康成曰叨與饕同貪也懫與懥同忿也則曰欽崇而
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原其所因葢始於内亂妺喜之嬖是也探其根而言之○王氏樵曰桀失天命由
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内嬖用事
用舍顛倒叨懫者任而仁善者遠洪舒者為無用而
劓割者為能臣此所以暴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
也○沈氏濳曰君之慢天全在虐民故上節言誕厥
逸不肯慼言于民君之虐民亦從恃天命做出
故此節首言圖命而下皆詳其結怨于民之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集傳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

○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集說顧氏錫疇曰民不可一日無主必得代夏者斯可刑殄桀耳故興湯以亡桀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於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集傳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

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内愧乎

集說葉氏夢得曰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黄氏度曰義民舉而加諸萬民之上尊之以爵崇之以位天下皆以為當然則以其賢也以其能乂民也反是則非義矣立政曰茲乃三宅無義民○呂氏祖謙曰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絶之也桀之絶天者大故天之絶桀者亦大○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

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百為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集傳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集說葉氏夢得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姚氏舜牧曰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顧氏錫疇曰天命主於民心也故不曰天簡而曰多方簡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集傳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

君仁則莫不仁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前章不允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為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就勸感之非自外也○杜氏偉曰體仁以長人乃人君之大德故仁為君之所依慎麗有仁之本以感民仁之政以防民刑用勸者儀刑其德教而勉為慎德之歸儀刑其法制而勉為法外之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集傳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

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罷也明德仁

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集說陳氏雅言曰德者化民之本使人知所慕而樂於為善刑者輔治之具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為惡有商哲王不徒以刑用刑而以德用刑也慎厥罷者以仁之全體而言明德慎罰者以仁之大用而言乃勸者上之勸下也刑用勸者下之自勸也亦克用勸者蓋兼上下而言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集傳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

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集説 呂氏祖謙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黙行於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為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陳氏雅言曰人知明德之為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為仁也人知開擇無辜之為慎罰而不知殄戮多罪

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為家法於是深可見矣○王氏樵曰彼要囚之中有情罪已當而當殄戮者亦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良民懼而戮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幸而釋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商王則時乎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焉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為之本者又可知矣○宋氏宗道曰要囚與康誥同多罪而殄戮無辜而開釋正所謂仁政也湯以仁而開之於前諸君以仁而守之於後家法積累維持若此斯商之所以興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集傳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

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略盖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陳氏經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如何耳○王氏樵曰今至于爾辟對上三節看先王以仁而興紂以不仁而亡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

集傳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

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葢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别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集說夏氏僎曰此章申言夏殷之事我周之事而詳諭之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集傳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

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集說來氏宗道曰恃多方之富乃是紂為惡之源惟其恃所不可恃故為所不當為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傳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邦○呂氏祖謙曰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顧氏錫疇曰間之者自禹至

桀四百年之統自此而間斷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集傳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集說林氏之奇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醇乎醇○陳氏經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集傳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絶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寛於紂蘓氏軾曰以此五年暇以待之○林氏之竒曰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以紂之罪惡為可伐而欲兾其改過故須暇之也覬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歳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

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程子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林氏之奇曰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茍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茍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

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朱子曰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吕氏祖謙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周公列六德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俳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孫而冀其改焉○陳氏經曰惟上智與

下愚不移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李氏㩦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馬氏森曰罔念克念指出一念幾微之地而實天人相與之際興喪之原皆由於此蓋一篇之大義也○來氏斯行曰罔念謂恃其聖克念謂恥其狂聖狂不係於所禀而係於一念轉移之間如此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集傳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祲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莫氏如忠曰此言天命未定之時多方諸侯無一能當天眷者祲祥猶言災異譴告是使多方知天欲亡紂之意而有德者愈修其德以當之也非消天變意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集傳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

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眞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陳氏大猷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陳氏櫟曰非有仁以為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如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王氏充耘曰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民和而神降之福有明德以薦馨香

則神歆其祀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為神之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天惟式教我用休蓋亦因其材而篤焉天知文武有可為之資故陰有佐佑而扶持之使其德日盛而業日新天休滋至寖明寖昌然後一旦簡畀殷命而尹爾多方也民承其君而曰君承其民是謂民惟邦本雖賤而不忽所謂王司敬民者是也○陳氏雅言曰德者事神治民之本人君者兼有事神治民之責文武之克堪用德既有以靈承其旅於先則能治民者未有不能推以事神者也上天之式教用休將以簡畀殷命於後蓋可以事神者未有不可付以治民者也○顧氏錫疇曰天於文武只是至公無私欲得周王以為天下非以天下私周王者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集傳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

○姚氏舜牧曰首提我惟大降爾命因反覆天命興亡之故使自潛消其反側之萌此復提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將啟以自新善後之路使不自陷於罰殛之禍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集傳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

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教以誠信寛裕惟詐故廹惟誠故裕○陳氏大猷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中氏時行曰乂者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也恵者協和大順丕應徯志之謂熙則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般命皆順我王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馬氏森曰忱則無反側動揺之念而上下一心以相與裕則無忿觸不静之謀而彼此優游於安命夾介

則消其叛亂之非而篤其比輔之義

爾乃迪屢不静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集傳爾乃屢蹈不静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集說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為正義也

○孫氏繼有曰託言心不忘商義不臣周以圖恍于正此殷人不靖之根本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集傳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王氏樵曰要束而囚執之也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耳

集說呂氏祖謙曰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此其所以為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金氏履祥曰教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之也戰要因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王氏充耘曰與舜之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否則威之相類皆是聖人不忍輕於棄人反覆教戒終於不改然後刑之蓋有不得已焉耳○萬氏國欽曰我惟時者言我但止如是而已教告以口舌代斧鉞也戰要因用戰懼而要囚之拘其身體以禁其為惡而已大罰殛之則將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罪矣不康寧者不仁而好殺之謂也上三條既叙其恩而責之以善此條復叙其恩而懼之以禍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

集傳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爾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集說呂氏祖謙曰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

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叙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申氏時行曰殷士是有位於商而今無位於周者臣非必列職但奔走臣服便是曰五祀者見臣服之久情宜乎而勢宜定不可反側動摇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集傳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陳氏師凱曰如大胥小胥象胥宗伯宮伯宮正酒正之類胥有才智者也伯與正皆長也胥伯小大衆多之

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王曰以下告遷洛之官士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胥伯小大多正則周所置治教之職也○劉氏應秋曰臬指化民之事言殷士舍化誨殷民之外無有所謂職事矣○潘氏士遴曰此又就殷士中摘出有位者言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集傳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集說 王氏樵曰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集傳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集說呂氏祖謙曰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厥心不忌疾於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

潛消於觀感之際矣○茅氏坤曰化服凶人莫如和敬穆穆是和睦之見於容貌者頑民之中不無賢者簡閱其賢者用之正所以感化不賢者也臨治正其容儀則民有所觀法輔治簡其賢人則民有所觀感○王氏樵曰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當遷殷之初成王擇殷士之可與者使比介於周之賢臣以薰陶其德多士所謂臣我多遜周公所以欲王先服殷之御事者此也殷士既從則又教之以益修其身治其心使自身心而達於家邑無不和順則凶德庶幾乎不足畏而可以默奪而潛消猶懼其未也爾邑之賢者又教以克閱而謀其助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矣夫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廸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集傳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

王氏樵曰畋爾田者治田曰畋猶捕魚曰漁也

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廸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

裁之此乃以廸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為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陳氏櫟曰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廸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也盖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為胥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躋於泰和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集傳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後世或以刑賞為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

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為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信必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王氏樵曰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間也○曹氏學佺曰始誥多方而終歸重於多士者以其為民倡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集傳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集說呂氏祖謙曰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猶復諄諄於誥之畢言我豈獨專為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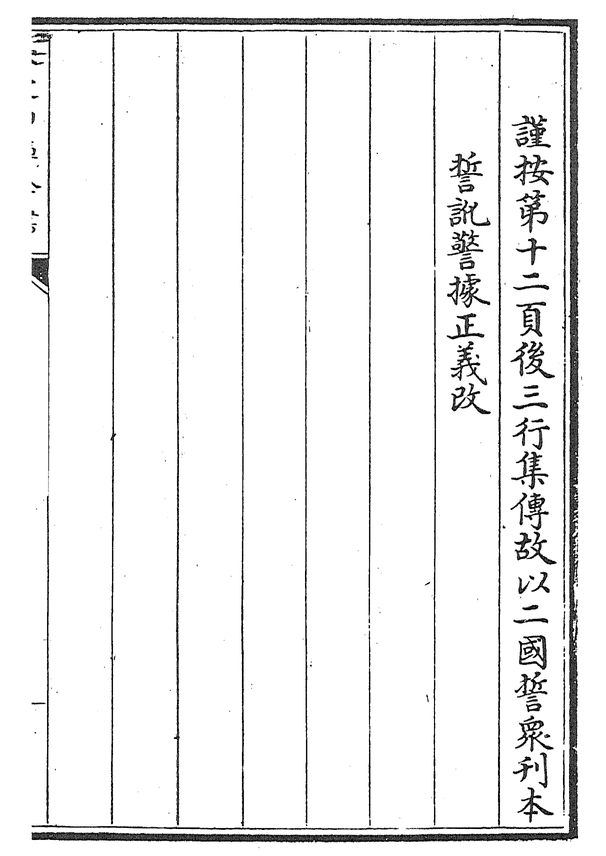
集傳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瞻

然溢於簡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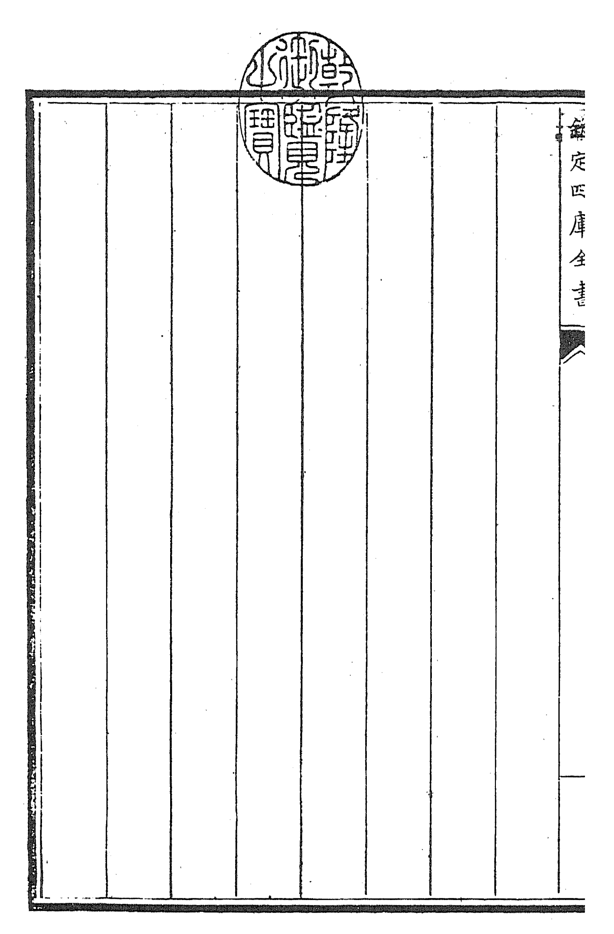
集說　吕氏祖謙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也盖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廸不静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滅奄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復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令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馬氏森曰又曰時惟爾初云者則總多方多士而申誥之以與更始言不可復有乖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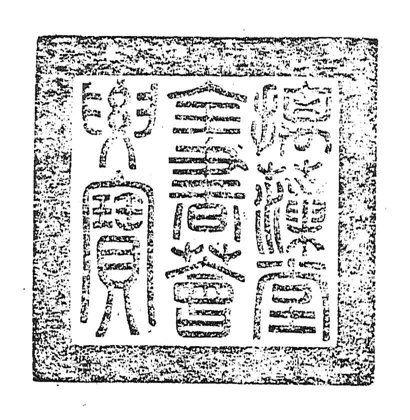
總論　吕氏柟曰多方洪惟圖天之命二句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劓割夏邑言桀之虐為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主至刑殄有夏言湯之賢為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者桀

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關民之麗也乃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其所慎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猶夫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夫湯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廸屢不靜以下戒也我惟時其教告之以下至乃惟爾自速辜以下儆之也自是以上蓋皆使殷侯尹民以告多方之辭也有方多士以下則專言多士且多士者多方民之本也告多士之道惟在和順和則足以處僚而克臬順則足以永圖而力田多方民將自化矣



謹按第十二頁後三行集傳故以二國誓衆刊本誓訛警據正義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馬　慶